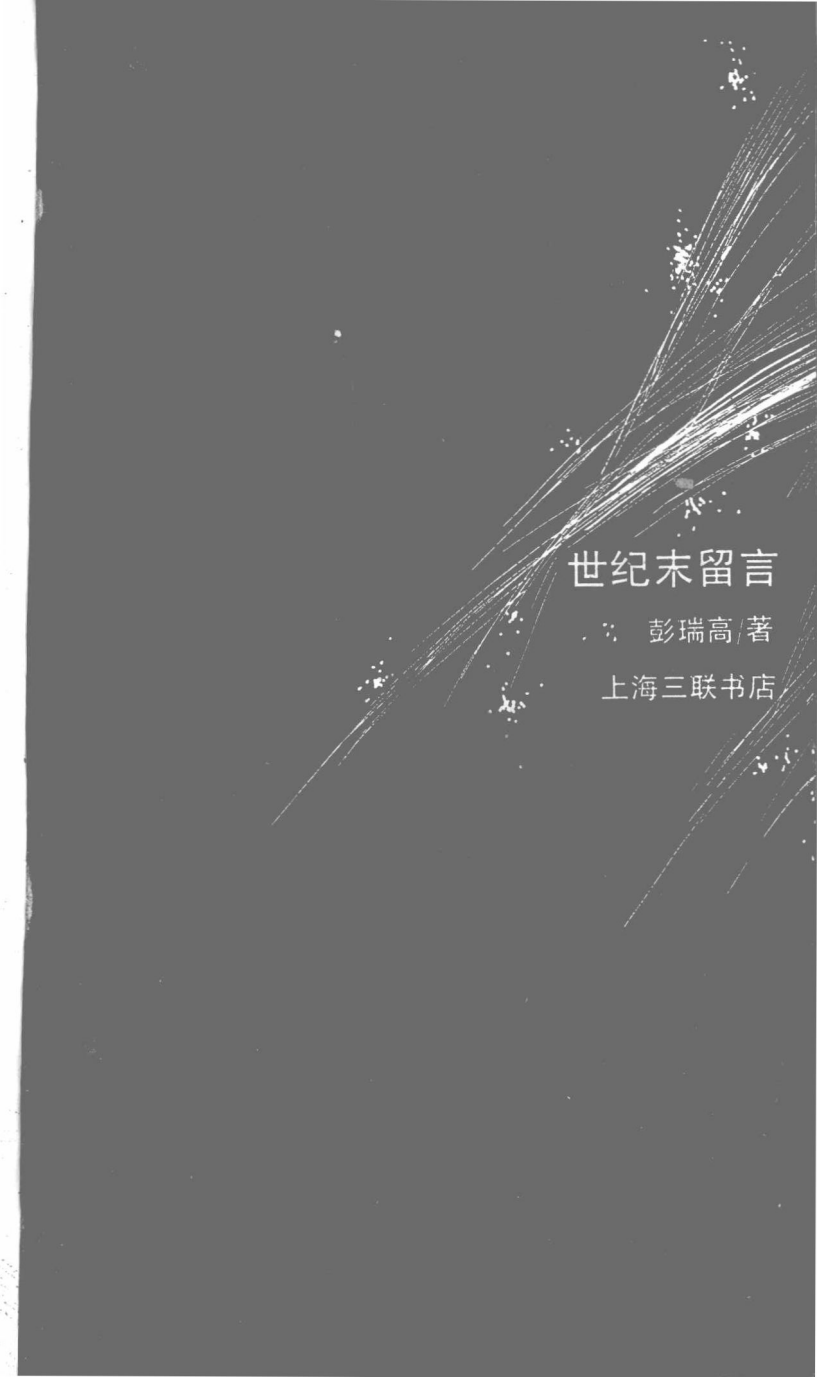


1439

世纪末 留言

上海三联书店

彭瑞高 / 著



世纪末留言

彭瑞高/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梁玉玲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世纪末留言·散文随笔集·

彭瑞高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13.5 插页:1 字数:

印数:1—1000

书号: ISBN7-5426-0765-0/I·102

定价:11.20 元

目 录

青皮蛋	1
只向老人鞠躬	6
胡辣水	9
铜豌豆	12
永远的老歌	16
让这个旋律提醒子孙……	21
可惜了，腾格尔！	24
“振华”有个“委屈奖”	27
辣手的一招	30
摸鱼公公	32
痛苦的迁徙	36
寻找马家角	40
人生舞台看奥运	43
眼皮的风波	47
邈邈陈村	50
相重相悦说京沪	53
城市病	57
为过去沉默	59

怅然吟式微	62
办学在监狱	66
“白弄”	69
广告真好看	72
空头	75
名车景观	77
仇恨烟雾	81
好个台湾老太太	83
游到美国	86
我也有匹马	89
站到阳光下赚钱	92
“真生活”	94
失去土地的人	97
永久的谴责	100
目不邪视	103
修笔的疯狂	106
早晨的太阳在沉没?	110
反哺	120
夕阳的聚会	123
白头付与我	126
碗底的阴影	130
拓碑少年	134
无法摆脱的内疚	137
跑人	141

饭量	145
热的血	148
野电影	151
蓦然一首歌	154
人生轨迹	157
读杜不专是学诗	160
一本小书带来的梦	163
平民师生三十年	166
铭刻在心底的谢意	170
愤怒的守蟹者	173
神交三年	177
失败了，依然是斗士	180
大笑守国门	183
买醉“咸亨”	186
没有回城的知青	189
歇脚大草原	195
蜀道依然难	199
超水平发挥	203
忘形吐鲁番	207
吐鲁番的儿子	210
康西草原的酒歌	214
开宾馆的农民	217
吃土	221
乡官	224

跨越天堑	227
弄潮儿	232
阿奶	235
姑娘是水做的……	238
金剑不再沉埋	242
农妇与毒蛇	245
翻译，你辛苦了！	249
钱与兵	253
上海人也会受骗么？	261
收费狂潮掠过中国大 地……	264
势利眼	273
人命有贵贱	276
电影界的东施效颦	280
给“一流作家”退稿	283
吊在“贵族树”上	286
有了钱再去	290
都市角落里的神话	293
大树嫉妒小草？	296
潇洒下“股海”	299
上面孔课	302
庸医害美人	305
与美容者言	308

品味“高品位”	310
高地：不再要俏的男人	313
密特朗碰壁之类	317
天下不属怀旧者	320
角儿与记者	323
烫面孔的钱	326
爽气	329
多情无情说	332
缺一点文化	334
智商问题	337
爱歌者看歌坛	340
怎一个“骗”字了得？	342
君子坦荡荡	347
课堂上的风格	350
怨气	352
盛会小插曲	356
无能的体育	358
高调唱在后头	360
玩家	362
出路	364
自有丰碑在民间	367
瞎捧	369
荣耀与赤诚	371

深刻的足迹	374
亚运会：金牌分量并不很重	376
在洋货世界里	378
讨骂	380
许海峰真功夫	383
征战到最后一仗	385
浅滩困不住真龙	388
外国人不是救星	391
国旗决不为文雅升起	394
令人痛恨的星	396
马拉多纳的“架子”	398
乐而好施万先生	400
棋手：站在巨人肩上	402
名人自重	405
这一天广告不再可憎	407
期待名曲	409
最动人的马拉松	411
永不屈服于年龄	413
感谢福尔曼	416
悲壮最美	419
民族的“大箱”	421
吃药	423

青 皮 蛋

1.

男人的头发，花样是愈来愈透了。仅据市面上的俗称，就有螺丝头、菊花头、波纹头、飞机头、港式精剪头……等等型号，把个汉子的头发，弄得花巧百出，变化万千。以前人们崇拜过的大背头、小分头，现在是看都看不上眼了。喜欢弄头发的男人，一时崇尚软绵绵的飘下来，一时又崇尚硬壳壳的顶上去，一时崇尚鬓脚拖到颞骨，一时又崇尚发根剪到耳上。三翻四覆，忽云忽雨……唯有一个“亮”，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美发标准之一。理发厅广告照片投其所好，三日一换，五日一调，使无数看重“从头做起”的男人，心猿意马，恨不能同时生出几个头来，好集世界美发之大成。

然而，我倒是愿意，在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男人群里，横空出世，忽地冲出一支尖兵来，以一只光头向世界展示其光彩。那将冲击出一个新局面，并给人们带来许多思考和一些意想不

到的美学收获。

2.

光头，我是剃过的。那一份美好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在一个僻远的乡村当农民。日子虽然艰难，到底是要俏的岁数，留一个“青年式”头发，发长覆额，鬓可齐耳，随身还带个小木梳，空下来就梳几下，自以为不胜潇洒。

但那个发型终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倒是由于头发长，引出了许多烦恼。一是干活出了汗，头皮间像有百千虫蚁，奇痒难耐；二是下河洗了澡，头发久久不肯干，倦极了也不能着枕；三是头发长了，粘上麦芒稻屑细灰蓬尘，不几日就变成油腻，脏臭不堪。我那村子，离镇有十几里路，头发长了，又不能随时修剪。以致风吹发散，扰人视线，十分地叫人生厌。

一次上镇去买化肥，我痛下决心，要解决头发问题。走进剃头摊，我便跟剃头的说：师傅，麻烦你给我剃个光头。

师傅在镜子里望我，说：光头？光郎头？那么好的一头头发，剃光了不可惜么？

我说：可惜什么，剃光了干净。

就这样，师傅打开了电轧剪，顷刻之间，把

我的头发剃得干干净净。我再朝镜子里一看，那已不是我的脑袋，而是一只我从未看见过的陌生的青皮蛋。

3.

剃完头，师傅解开围单透一透，竟透下一大摊肮脏的乱头发来。洗头走出小摊，迎面吹来小镇的弄堂风，只觉得头皮荫凉，天庭清爽，通体涌起一种轻快欲飞的感觉。再去推车拉化肥，那江南原野上的和风，一路抚摸着脑瓜，把颅顶吹得凉飕飕凉飕飕的，两脚顿时轻松了许多。半途歇脚，头上冒出热汗来，手掌一捋，全在风里蒸发了。那硬硬的发根滚过掌心，令人觉着了男人的精力和青春的硬朗。我真想对着野风吼一声：光头真好！

回到村里，我的光头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老人们都说：好，这样清爽。年轻汉子说：清爽是清爽，只是不出客了，万一阿彭要到公社县里开个会，人家只以为是多一个灯泡了。几个妇女说：阿彭的那一头头发多少好，留长了还会卷起来，现在剃个光头，像个犯人了。男人就在一边呵责：不要瞎说，光头就是犯人么？林副主席不也是光头么？

批评也好，赞赏也好，总之，我的光头成了村民们注目的热点。不管到哪里，总有人看

着我的头，发出微笑来。那微笑的含义有种种，但说到底，是出于惊讶，出于陌生，出于不习惯。一只长毛兔，一日之间变成了一只赤膊田鸡，谁会不惊讶呢。

但我是很舒服的。在乡下当农民，没什么可顾忌的。我既不怕村干部从我的光头上看出什么“反骨”来，也不担心哪位村姑会因我的光头而跟我分手。我只是因光头而充分享受着。我在风中走路，不再心烦长发会披覆我的视线；我在水里摸蟹，光头使我的游进更加利索；我干活出汗，手掌往头上一捋，汗便刷成丝丝小雨清清凉凉地飘下来；我清晨睡醒，再不需要用水梳在头皮上划来划去，却可以用冷毛巾往天灵盖上一贴，闭眼独享那种醍醐灌顶般的趣味……

4.

这一年我的光头一直剃到秋收时节。冬天，我把头发留了起来。我需要保暖。在冬天长头发不再令人讨厌。它是一顶天然的帽子。即此就可以证明，我的发型完全是为了方便生活，而不是为了美化生活。

以后的数年，我又有几度光头。直到离开农村，到学校、到城市、到机关，我才告别光头。其实我很想剃光头。但我不能。我变得很

在乎别人的议论。我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那种轻快不羁。我似乎是为别人而活着。

但即使如此，我的头发仍属随意。我从不使用吹风机，也从不使用喷发胶摩丝发蜡生发油。我剃头不上理发店。我不愿为我这个下贱的头去花钱花时间。我的同事里有几个业余的理发师（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他们来操纵我的头发使我感到非常放松。即使他们把我剃成小孩头、锅盖头甚至蟑螂头，我也非常乐意。

只是我一直憧憬着光头的理想境界。我怀念着光头给我带来的那份新鲜陌生和舒适乐趣。我并不希望像两岸影艺明星那样，把光头刮得非常亮非常亮，以追求他们要追求的那种轰动效应，我只希望师傅认真从事，把轧剪轻轻地推过去推过去，给我留下一个自由的青皮蛋。

只向老人鞠躬

老人颤巍巍地站定，昂起头叫：81号403——王莲——电话——

她的声音衰老而沙哑。她每叫一遍都要停一下喘口气，然后再叫：81号403——王莲——电话——

要叫好几遍，那个女子才会推开窗，用尖喉咙叫：“好了好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了来了来了！”她正当秀美年华，天天浓施粉黛。每次老阿姨要叫好几遍她才有回音。不知是楼高听不见呢，还是夜生活使她常常沉睡懒起。

如果叫三五遍没有回音，老阿姨就会叹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爬上三楼、四楼或五楼。她去敲门。再不行，就把传呼单塞在门缝里，再一步三停地，喘息着走下楼去。

老阿姨70岁了。居委叫她休息，她不肯休息。她坚持要喊传呼电话。她甚至怕居委另外叫人来顶替她。她说这样可以赚点钱，贴补贴补家用。

风也站在这里，雨也站在这里。永远不变的，是树下一件黄色的上衣。

他也七十多了。在十字路口的这棵树下，一站就是三四年。他对我说，他本来喜欢喝喝茶，现在连茶也不敢喝了。虽然路边可以放一只茶杯，但喝多了就要跑厕所，就要离岗，就要吃批评。他宁可一步不移守在这里。红灯亮了，就举起小旗子，把骑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拦在线后；绿灯亮了，就鼓起气来吹一声长哨，表示可以通行。

寒冬站在这里，炎夏也站在这里。越变越黑的，是他的一张老脸。我说：老伯伯，你可以回去享清福了。他苦笑一下说：守在这里多少有点收入，赚个香烟钱吧。

到处是老人，到处是辛勤劳动着的老年人。身体佝偻，满脸倦容，目光浑浊，老态龙钟。但是他们从没有回家去休息的意思，相反，怕别人说他们笨拙，愈发要显出另一种殷勤与忙乱。

你该记得看自行车、卖茶叶蛋老太太散乱的白发，你该记得磨剪刀、收废品老伯伯污秽的双手；你该记得卖葱姜、刮鱼鳞老太太冬

天早晨的抖瑟，你该记得拉力车、卖棒冰老伯伯夏天背上的盐花……

在一个金钱支配着生活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追求自主。孩子如此，成年人如此，老年人也同样如此。

他们苦斗了一生，累枯了血脉。岁月更迭，不变的是劳动。劳动成了惯性，成了他们生活实实在在的含义，成了他们与这个世界对话的资本。没有劳动，他们便觉得生命成了空壳，没有收入，他们便觉得躯体抽去了脊骨。

创造了家庭，创造了子女，创造了一切，在白发飘雪的今天，反而更怕失去劳动，反而要更加辛勤地劳动！

营养富足的孩子、英俊漂亮的青年、油光满面的壮士、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只向老人鞠躬。

风度翩翩的哥儿、浓妆艳抹的女郎、挥金如土的新贵、佝偻干瘪的老人：我只向老人鞠躬。